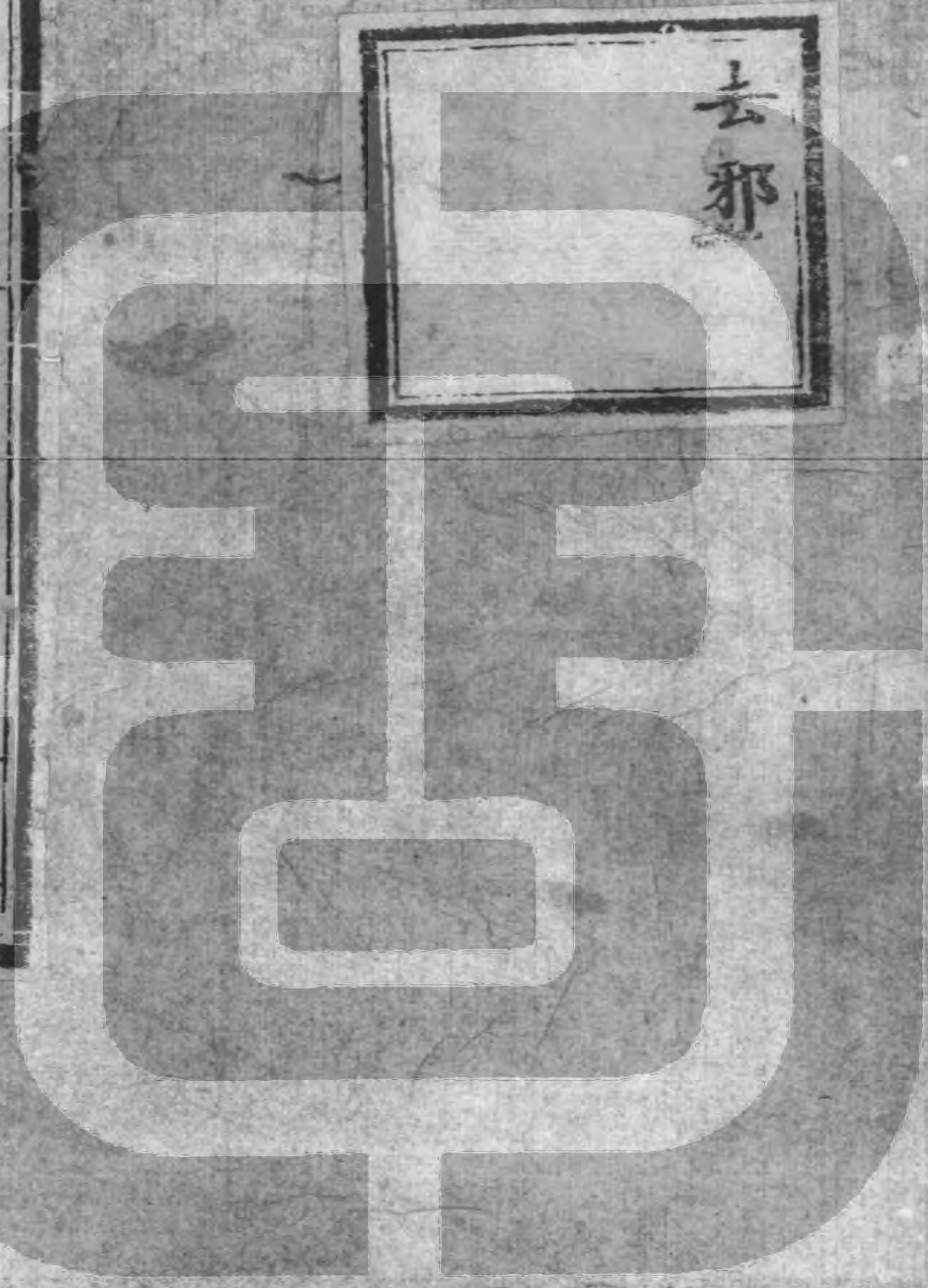


6244
:80

去邪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八十二
之一百八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二

去邪

宋欽宗靖康元年。左正言崔鷗上奏曰。臣伏觀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有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

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
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崇寧以來。博士先生。扭於黨與。各自
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
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
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
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
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耳。博
士先生。有敢詆誚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解之
誕謾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
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示以重賞。
不得蔽匿。則禁士異論。其法亦已密矣。解言為元祐之學。詆誚王氏
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

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
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解所上言。章并
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
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鷗又論馮澥狀曰。臣近上章論諫未蒙施行。解復遷吏部侍郎。此士
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解之意。不過於拘以熙寧
元豐之法為治。緣解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
之職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
存。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
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
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
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才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

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炎荒瘴海之外。蔡京陰蓄異聞。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羨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送相唱和。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祐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舊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迨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示直言奪於

權臣。及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踴為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盛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同已為正。異已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蠢弄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

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繆。奏曰。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貴。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寬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挾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
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
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
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
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
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
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
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三黜朱勳。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舉。竭
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以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堯
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動。奉而不為。驕宰割萬物
膏而不為侈。夫堯鷺之五章。特曰堯鷺在慶公尸。表止熏熏。旨潤欣
欣。情多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

考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
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
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
睿斷。王安石學術之謬。進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
澹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監察御史范宗尹乞革欺罔。風上奏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
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
謂鹿為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
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官宰輔大臣。下至州縣
賤吏。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群
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續紹之初。國步艱難
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

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為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稟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欽宗時。侍御史李光論王雲等劄子曰。臣近合臺諫官。檢閱臺諫。邊生辜擗兵南壽。罪積惡大。黨類實繁。雖難以盡行究治。亦當擇其蹤跡暴著。助成姦惡者。顯戮一二。以為搢紳之戒。如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是也。燕雲之役。二人參議幕中。實為謀主。貫固未嘗知書。每奏報朝廷。一時欺謾諄誕之言。皆出其手。虜騎入寇。隨貫馳入都城。張大聲勢。決東幸之策。朝廷震驚。進虛中為資政殿學士。充撫諭使。雲為給事中。奉使募兵。當危急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多有至者。陛下躬宵旰之憂。大臣竊日夜之慮。二人既以計略。

兵自衛。徘徊近畿。陰拱以觀成敗。及聞西兵稍集。和議已定。單身入城。復據要近。士論詢詢。莫不憤歎。樞密本兵之地。瑣闥清近之班。儻使此流冒居。將何以責士大夫守臣節者乎。恭惟陛下嗣位之初。四方之人。延頸跂踵。以望新政。所與謀議。獻納者。不過二三執政大臣。與兩省侍從。尤當選忠賢。以副人望。治亂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如虛中等姦欺詭詐。為臣不忠。乃復崇獎進用。如此。臣恐遠方聞之。人人解體。伏節死義之士。亦不復為。陛下用矣。伏望斷自宸衷。重行寬宥。以解天下之疑。不勝幸甚。

光再論王雲等劄子曰。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身為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賈。贊助開邊。使兵連禍結。及虜騎內寇。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寮。交章定虛中雲罪。與王蕃等。蕃已責授散官。安置。議者指謂輕典。獨此二人。故而

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真近列。居密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冒榮。專為身謀。無復人臣之節。兼近年以來。士大夫交結宦官。浸以成俗。虛中為翰林學士。雲為中書舍人。皆朝廷華選。貫皆倚為腹心。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去之語。覲顏就道。曾無愧耻。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宜以禮義廉耻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相倣效。廉耻之道愈喪。而禮義之俗浸隳矣。夫人君養士之廉耻。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耻。亦所以重朝廷。唐李鄘耻為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為美談。今虛中輩。益織趨利。庸近九鄙。交結近習。逆狀明白。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

先又論會紆等劄子曰。臣惟國家之興。神聖相授。尊務愛育。元元以固邦本。而四海之廣。所與共治。以惠養斯民者。尤在於守令。監司之

職。安以刺舉。實外臺耳目之寄。專以按察州縣者也。其任不重。或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號召天下豪傑之士。聚之朝廷。而貪汙不法之吏。多在外服。或倚勢作威。或倚法虐下。誅求括歛。靡有藝極。使遠方之民。無所申訴。朝廷何賴焉。臣伏見江西轉運會紆。福建轉運趙岍。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昌衡。府界提舉常平陸崇。皆緣交結權倖。以躡取名位。邪佞凶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岍績遠任福建。潛臣朝廷。近差陳璘等為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恭為名。不肯離任。佑本泉州大商。今市舶解治。乃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近聞營造第宅。盡令屬邑科買材木。贓汙不法。一方之民。咸受其弊。昌衡案皆奴事朱勳。昌衡頃知秀州華亭縣。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亦會絡繹不絕。遂就除本州通判。益肆括取。東南之民。莫不憤怨。崇知平江府

長洲縣專一勾當朱勛家事。民間訟牒悉委佐官。平江地瀕太湖。勛田產盡在長洲縣。多被水患。民間不肯承佃。業既為抑勒。上戶佃種。稍不承認。即枷項送獄。承認之後。永無脫期。至破家蕩產。更妻鬻子。猶監錮不已。良民妻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鈎致。百姓田園。號為膏腴者。必竭力攘取。以搜尋奇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冢墓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宦官。進職賜帶。頃任楚州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娼女自隨。替罷挈之而去。惟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為清議之所不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仍乞精擇廉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監司之選。庶幾朝廷惠澤。得以下究。細民疾苦。得以上聞。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天下幸甚。先又論朱勛等劄子曰。臣恭觀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詠流嘉山。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勛父子。未就職喪。士論猶鬱。勛肆姦惡。

二十一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在石之供。毒流海寓。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廝役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綱。名為應奉。御前其實盡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馳磨。計其姦賊。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南始。唯諸局支用。難以幾察。而有司帳籍。尚可驅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勛父子并其姪汝翼。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副。嘗為監司守令。力能刻剝生民。助其凶餒。除徐鑄王汝明蔣彞已死亡外。今新除工部尚書胡直孺。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寔。前兩浙提刑王仲閔。胡遂。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棠。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秀州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使余颺。前知秀州朱審言。并諸司吏人。已未出職。並乞勾走所司。一就根勘。驅磨。自來應副。過錢物。計其家貲。

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產元係強奪侵占者。據契撥還。劾父子罪惡滔天。非明正典刑。戮之市朝。不足以快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以次黜責施行。庶幾士大夫冒犯廉隅為臣不忠者。有以警懼。實天下幸甚。

先再論朱勔劄子曰。臣嘗論列朱勔將東南財用。假託應奉。脅劄州縣。盡入私家。合依祖宗故事。置司驅磨。未蒙施行。此必朝廷見官吏人數頗眾。恐致生事。遂降指揮特免驅磨。道亦報劄。止從寬斥。此於公議實為未厭。臣按勔在東南為害日久。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繕日掠數百貫。租課歲收百萬斛。曳綺羅者列屋。衣金紫者充庭。展南宅以套司理院。折北倉以為養種園。監司經由郡官朔望倒於門外。下馬謂之朝謁。其葬汝翼母福國夫人。通判許操權府率郡官朝服步從三十餘里。眾所駭聞。近者上皇南巡。勔自知罪惡貫盈。與童賈

合謀。邀請百端。私造乘輿服御之物。掃除室宇。潛謀異圖。率斂豪民。幾至生變。幸賴上皇念宗廟社稷之重。車駕還歸。迹其姦萌。理難容貸。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將勔并其子孫姪付之有司。籍其家貲。明正典刑。仍乞委本臺官吏取索東南應奉司及杭溫明州平江府等置局去處。并應副官吏依近降京東西兩路李彥指揮施行。

先又論鄧雍劄子曰。臣伏觀近降指揮。今之尚書侍郎吳日宰執之選也。都省所接詞訴。分送六曹。與決施行。陛下責任之意。可謂重且專矣。則居是職者。非得天下英偉豪傑之士。智識材器。可當其時。輔弼之選者。曷宜任此職。臣謹按吏部侍郎鄧雍。不學無術。世濟姦邪。其父洵武。任樞密使。因緣請託。特許赴殿試。關通近侍。振中科目。監廁從列。惟薄荒穢。士大夫目為監學。無雍不曉。吏事又欲廢法。任情專受請託。選人闕陞改官。意所欲與。雖郎官執條例以進。輒遭詬罵。

人材猥下。趣操頗僻。不足汙天官之選。伏望聖慈特賜嚴黜施行。庶
厭公議。

光又論鄧雍劄子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屢倖用事。姦邪擅權。賢否混
淆。是非顛倒。世家之子。希滿要塗。瀆亂朝綱。莫斯為甚。臣謹按前吏
部侍郎鄧雍。專以便僻側媚。躡取要官。初無術學。而使之特赴殿試。
不知古今。而使之猥廁經筵。惟薄不修。蹤迹醜穢。士傳播以為笑談。
今雖罷遣。尚仍舊職。玷高華之選。實於公議有所未允。伏望特出睿
斷。早賜褫奪。職名。投置閑散。庶幾清廟名器。不以假人。且絕姦邪覬
覦之路。實天下幸甚。

光又論李會李擢劄子曰。臣伏覩除日以李會李擢為左右司諫。訢
詞褒論。以首論蔡京有功。特被召用。外庭之議。無不駭愕。臣之區區。
亦所未諭。夫首論蔡京者。陳瓘也。其次則有石公弼。張克公。毛注之

流。相繼彈擊。上皇覺悟。既罷而復用者。數矣。京與王黼前後用事。權
傾天下。言路塞絕。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方是時也。忠義奮發。不避死
亡之誅。慷慨言事。不過曹輔等三五人爾。下逮韋布之士。廷對大問。
進藥石之言。則有若范宗尹。投匭獻計。歲時政之失。則有若朱夢說。
而會擢在當時。迭為臺官。身任言責。保寵固位。被阿諛之譏。目覩時
事。曾無一言。逮陛下龍飛。灼見姦慝。大學諸生伏闕上書。首論六賊
之害。蔡京之惡。夫人而能言之矣。諫官御史能於此時明目張膽。擊
姦指佞。實恃陛下聖明。不啻摧枯拉朽之易。何足為功。况會擢當金
匱。圍逼都城。力附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狄割地之謀。方肅王在。劫
渡也。不罪金人之渝盟。乃敢奮筆相議。以上皇還宮。問肅王所在。劫
持上下。必欲以祖宗基業委之外夷。至有三鎮與王室孰重之語。章
疏具存。可以考按。今時中邦彥。至是落職。議者猶謂輕典。而會擢反

被召用復預諫爭之列。不知誰為陛下薦此二人者。陛下好惡取捨如此。廟堂之論何時而定。百官有司之衆何所適從乎。臣愚伏望陛下深思熟察。辨邪正之歸。無為詭辭偏說之所傾奪。庶以仰稽陛下艱難求助之意。副四方政竦之情。所有會擢等召命。伏乞特賜寢罷。以安衆情。

光又論楊遵呂齊劄子曰。臣竊謂文昌諸郎皆異時侍從之選。非有素望安可冒居。臣伏見新除刑部員外郎楊遵慶支員外郎呂齊命下之日。士有異議。遵浮薄無行。因妻父徐鐸賈緣交結朱勔及梁師成以為進身。自選調任京東提刑司檢法。冒賞官勔方用事。權勢赫奕。薦遵賜第。遂被超擢。齊闖茸凡下。素無士檢。頃知河南府伊陽縣。在任與宦官康份關通。憑恃權要。恣為贓汙。監司郡守不敢按發。今乃自筦庫之冗。徑躋郎曹。實於公議有所未厭。伏望聖明特賜罷遣。

使士大夫稍知郎選之優。不勝幸甚。

光又論王子獻等劄子曰。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專委臣取索點檢京東京西兩路西城所創置擾民等一切並罷。元係西城所辟置及曾應副官民之官。先次放罷。具名聞奏。臣除已一面令吏部供具本路州縣官外。臣今所聞兩路寂為李彥信任。陳獻利便。創立租稅。忍於害民。為國斂怨。僥冒賞典。轉官除職之人。其尤甚者。京東則有王子獻呂岷毛孝立。京西則有劉寄任徽彥李端愿。子獻為京東轉運使。將梁山灤城田租收入西城。所辟置孝立岷為屬官。徧詣州縣。自濟兗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為之騷然。迫脅官吏。抑勒細民。有不承佃者。便加項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芡之利。皆日計月課。悉無遺。遂致灤傍之人。無所衣食。强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乎灤。岷孝立皆驟被拔擢。自文林郎不二三年。轉至朝散朝請大夫。自會

官為通判。自通判為郡守監司。又孝立任濟州日。母死。其父欲只作所生。規免解官。未幾父又死。遂干求李彥請御筆候葬。畢起復。孝立家本三衢。憚往遠。不復挈喪歸鄉。只就濟州營墓。近緣廉訪奏劾國忌日。就司錄廳用妓樂深夜飲燕。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敗壞風俗。莫此為甚。寄徽彥端愿。或自白身。或由小官。為李彥汲引。將唐鄧汝蔡四州九縣取民間稅地。謂之公田。歛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衆。風諭諸邑。催索租逋。急於星火。確山令劉愿前後杖下。決死良民千餘人。徽彥近緣金人內寇。添差京西運判。遂分遣屬官四出。有善寇盜。襄城一邑科率至十七萬。謂之助國錢。更不抄上赤曆。此數人者。朝廷雖已放罷。而罪惡貫盈。公議未允。伏望陛下洞照姦究。父為民害。特發睿斷。重寘典刑。或寬流嶺表。以謝兩路生靈。不勝幸甚。光又上論王子獻等劄子曰。臣近準詔旨姦貪之吏蠹國害民者。尚

未竄逃。所以好惡未孚。賊吏未懲。民未被澤。臣職在臺端。仰頌聖訓。宣諭使之彈劾。在臣愚分。誠為失職。臣伏自供職首尾半年。前後論列姦貪之吏多矣。陛下雖有聽納之明。而未見力行之果。臣輒再具已嘗論奏而未蒙施行者。如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潞州毛孝立。前東平府通判呂崐。前京西轉運使杜徽彥。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此六人者。皆奴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彥者。假借事權。勢力氣緣足以制百姓生死之命。彥非得此六人。亦不能成其姦究。如此其暴也。臣聞此一人。其類尚多。自陛下初政。灼見姦態。雖已落職送部。止是退居鄉里。復帶前銜金章紫綬。所在州郡皆以嘗任郡守監司。往往差彼人從。日陪燕游。無復省躬念咎之意。亦莫有依元降旨。揮赴吏部受差遣者。是陛下賞罰號令。止行於小臣。而不行於大吏。伏望檢臣前奏。重賜寬宥。仍乞行下吏部。取責前後送部。臣竊如有傲

既偃蹇不肯赴吏部之人。即與直注連地。或河北河東合入見關差遣。庶幾方命慢上者。知所警懼。不勝中外之幸。

光又繳馮解榜朝堂。狀曰。臣愚暗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人乏。擢寘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莫不懽忻鼓舞。日頌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仰。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克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安石之說為是。公肆詆謾。無復忌憚。特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去優劣善差。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然黑白。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之屬。尚皆無忌。

安石惡其議已。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摹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比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榜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十失。不可復收。此非朝廷之福也。所有降到勅牒。臣未敢簽押行出。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六月十五日上。召翰林學士吳玠至內東門。付以御封侍御史李光劄子。於光劄子後。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蔡京首唱。紹述變亂舊章。貽患至今。今日可作一詔。於是降詔曰。朕以薄陋。紹

休聖緒。惟祖宗肇造區宇。重休累洽。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隨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咸根柢於仁義。施於民。滲入骨髓。在於後人。奉承之。不敢有渝。迺者蔡京懷讒。鬼患妄。作不靖。尤舊章。弄憲肆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為劫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匱困。比歲上皇深灼其姦。親御翰墨。攘剔蠹弊。咸所釐正。迨朕續紹。夙夜祇懼。嘉與公卿大夫。圖惟故實。務遵二帝三王之道。以協我列聖之心。以為萬世之賴。尚慮邪說。諛習。熟見聞。搖動衆心。害於國體。明示厥指。罔或不孚。有一於斯。必罰必殺。

光又論胡直孺劄子曰。臣伏近除胡直孺為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蓋直孺素結朱勔。為發運使。為待選。早江府。為戶部侍郎。皆勔力也。臣近論朱勔及言東南財用。為群小侵蠹。直孺其一也。老而無能。素節彌喪。不足汙八座之選。願朝列不自引退。伏

望陛下斷自宸衷。重行竄黜。以為士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光又論胡直孺劄子曰。臣近再上章論列工部尚書胡直孺罪惡。已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亦既累日。不見降黜。此必大臣以直孺為賢。曲加覆護。以臣言為妄。未肯施行。夫大臣以進人材為職。所進忠賢。則國家享其利。所進儉佞。則人主受其欺。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言路。若大臣用人失當。臣得而論之。朝廷行之。則陛下威權立矣。今臣力言之。陛下虛已而聽之。大臣沮抑之。則是陛下威福之柄。反制於大臣。而臣區區不能但已者也。況直孺佞邪。天下所聞。與應安道。盧宗原。相繼為轉運使。及發運使。欺罔朝廷。如循一軌。將上供物。鮮及糧。網船。盡充花石之供。號為應奉。州縣帑藏。為一空。起發封。竊。妄稱均糶。歲計不足。猶進羨餘。緣此進職。溢廁從班。遂知平江府。繼朱氏請求。益肆括歛。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言。辱。甚。壽。壽。朱

氏國亭與倡優雜處。唱其子姪。其人怨憤。目為朱家奴。勸入京師。凶
饑益熾。至與宰職爭權。竊弄國柄。首引直孺為戶部侍郎。繕紳側目。
莫不駭嘆。伏自陛下即位。灼見姦兇。以次流放。黨類屏息。獨直孺反
被褒擢。照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不一。伏望
陛下斷自淵衷。速賜寬黜。以為多士之戒。如臣所奏失實。懇罔聽。
亦望解臣言職。重寘典憲。臣與直孺。理難兩存。臣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光又論燕瑛胡直孺劄子曰。臣伏見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姦佞相儔。
傳會匪人。方權倖用事。恣為不法。盜用官錢。如同已物。刻剝細民。甚
於豺虎。前後臣寮疏列罪惡。非一。瑛頃任廣南市總專。以貨賄交結。
近侍。自為香燕。及為開封尹。專任猾胥。政事糾繆。鞶鞶之下。寇盜縱
橫。據畿外。曾未旬月。百計經營。由散官徑為戶部尚書。直孺任兩

浙漕。臣假託應奉。耗竭帑藏。醜穢之迹。中外所聞。知平江府。諂事朱
勳。日三造其門。勳所欲為。無求不獲。家畜聲妓。專事媚悅。以圖進用。
名教所弃。清議不容。陛下灼見姦慝。亟議誅竄。今二人皆帶龍圖閣
直學士。名曰罷斥。其實升遷。自祖宗以來。非名德重望。為士類所推
者。未易得此。陛下始即大位。慎重名器。愛惜生靈之時。如使此派列
顯職。當郡寄。臣恐四方志義之士。不以聖朝爵祿為榮。人人解體。羞
與比肩。恐非朝廷之福。臣與瑛直孺。實味平生。所以拳拳不已者。誠
見陛下慨然思治。乃於賞罰功罪。輕重失當。未能感服人心。實累聖
治。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大明黜陟。將此二人。鵠職投閑。庶幾公論。臣
不勝憤激之至。

光又論燕瑛胡直孺劄子曰。臣竊謂監司郡守。號為近民之官。勢力
氣。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頃者姦佞當權。奢淫無度。竭生靈之膏

血不足供。豁壑之欲。於是分遣親戚之人。忍於殘賊。敢為姦賊者。布滿州縣。夤緣假借。上下相蒙。其利民愈甚。則獲賞愈多。如應安道。徐鑄之流。死亡畧盡。今其在者。縱跡顯露。莫如燕瑛。胡直孺二人。皆自郡守監司。以賊汙致身。臣累具彈奏。必蒙陛下委曲。開納。臣亦委曲為陛下言之。若以朝廷多事之際。以為有才。亦當置在三邊財谷之地。不當秩以宮祠。優以便郡也。臣之此言。若出畏懦。今乃反得輔郡。地望愈隆。沮天下至公之論。成憮人怙寵之私。成命既頒。物議騰沸。此必大臣有陰為之地者。二人平昔止能以奇貨厚賄。交結權倖。飭教饜聲妓。以媚悅要人。身雖去國。各留子弟。見在京師。日造大臣之門。對眾附耳。營求百端。總惡弗悛。無復忌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直批付三省。褫奪職名。重行竄逐。以解四方之疑。不勝幸甚。

欽宗命李綱為河東北宣撫使。據太原。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瑛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

晁說之上達言曰。臣聞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命皋陶作上何也。曰。是事之有無。典策久矣。孰詰也。蓋有猾夏之蠻夷。不害為唐虞之至治。而或命官於無事之時。以為天下萬世之戒。是所以稽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姦宄何也。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寇賊姦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機。與夫存亡之微。折猶豫而果決。存百世於一朝者。皆自吾內以餽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執沛公於坐上者。項伯舞劍以身衛沛公也。曹公素紹相拒官渡。無異兩虎額吼。果誰勇怯。而曹公

卒走袁紹坑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玲輩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符堅以白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為將。視晉君若浮苴孤鷺。然乃絕肥水。未半而潰。于謝石五千之兵。秦帝僅以身免者。萇垂懷亡國之禍心。其尚書朱序降晉而為之謀。曰。大兵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侯景。狐兔犬狼之衆。何足以當梁氏。江海富庶。太平之久。乃一日入石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乎景。而丞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踐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二閹。無君於內。而僕固懷恩於外。為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噬。不滅素曹。而唐室之危。甚於官渡。未知二孽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滅唐為梁者。唐宰相崔湊。即陰為梁之佐命也。嗚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實同機並符之敏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辨蕃漢之

兵。皆曰董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旌旗甲馬。皆曰董家之旌旗甲馬也。至於金穀貨幣。不知為朝廷之有。皆曰董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賊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關不得以為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為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蠢。以金賊之兵甲旌旗。久無辨於華戎也。幾何而不開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賊於京師城下。有德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密之。關方平。既以太河之橋。延金賊。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賊。蓋可懼乎。京師百姓於是上念社稷宗廟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忿。不約而起。大呼於道。取關。獲數十人於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大可見已。天其或者必以關。賞待司寇。藁街之誅。未使戕於市人之手。與執事。有其可怒乎。或者不敢。沒與議。而私懷群閹之悲。則假之於市人。指詬宰相。以高歡憤張彞為言。何其不知類耶。東魏征而將軍張彞。子仲瑀。乞銓。削武人品。務羽

林千餘人乃殺彘父子甚慘。于時懷朔鎮使高歡在洛見之。歸而傾產結客。得司馬子如孫騰侯景輩。逞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耶。魏羽林千人實雜以羌渾之醜。報其一身之事。尔今京師巨萬齊民。世世尚皇家膏毒鞠育之恩。相與念虜寇無名。一日蟻結於巖城之下。天子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大。深究禍亂之原。實在群閹則取戕之。以我之公憤。論彼之私讎。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異類。久以胡后臨朝。淫亂元元。劉勝輩寵任驕恣。流毒國中。魏室將亡。驪先有心。則因彘事而作爾。國家累聖。洽光四海。澄清陛下。遵養青宮者十年。其傳祚之數日。皇天以此狂虜警懼。增德。豈魏齊之妖可並世而言耶。若乃宰相為都人指詆毀辱者。昔亦有之。唐憲宗明君也。相皇甫鎛之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與大呼。裴度率衆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於重地。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言可

信不誣也。未聞當時責驚駭者何。刑笑呼者何。民豈不謂此邦家之羞也。唯當自治於上。而一切無怒於下也。或者不以皇甫鎛為言而言高驪。以垢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迭為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並列也。其為官嬪。為財賂。為閹宦。為兵革。為賊盜。為夷狄。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也。若夫朝廷有道。絕女謁。薄閹宦。不私財賂。不散兵革。盜賊不起。夷狄賓服者。皆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唯小人盛於廷。則夷狄盛於邊。在廷無一小人。則在邊無一夷狄。鉗銖低昂。不欺也。小人盛而盜斬。是則夷狄亦盛而寇疆場。小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夷狄亦大盛而官王侯。一日小人退。則夷狄退。不勞干戈。鼓擊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夷狄與華夏亦雜居。小人未盡退。而夷狄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觀也已。

許翰上言曰。臣近論宰相白時中李邦彥執政王孝迪等若位不出都城。非祖宗法令。時中孝迪已詔赴鎮。而邦彥未去。臣竊計陛下祇以邦彥前日曾有節損一言之善。故未遽遣。臣若不為陛下盡言。陛下無由悉其本末。按邦彥之心。雖無深阻。但材質淺薄。學術寡陋。初附梁師成王黼。位執政。而蔡攸薦之為宰相。童貫蔡攸之行也。身見河朔流離。將亂幕中。賓客多勸攸貫說上皇以節損。而攸貫等自知富貴已極。但乏衆庶之譽。故其還朝以賓客言。時時從容為太上道久之。太上慨然思一大變時事。而邦彥適為宰相。遂與攸貫協力。然邦彥材術不足以果辦。忠固不足以持守。故徒紛紛卒無所補。論邦彥心上於如此。若數其罪。不勝誅矣。何者。當取燕山之時。邦彥身為執政。坐視禍變。不為一言。去歲復起雲中之役。人益寒心。邦彥身為宰相。阿意說隨。又不政心。若邦彥當此之時。不知事勢必亂。是無識也。知而不言。養交持祿。是不忠也。無一可者。逮至倉卒。胡馬渡河。邦彥但謀竄身。不急召兵保城。遂至失備。繼危社稷。昔漢家盛時。水旱薄蝕。皆以天災策免丞相。今邦彥執政六年於此。而大位內禪。萬方外騷。宮闈播越。宗廟震驚。畿甸殘破。生靈屠戮。此豈止水旱之災。薄蝕之變也哉。在昔法義。主辱臣死。尚復何道。陛下仁聖。幸赦不誅。謂宜以禮自圖。進退乃復。遵用蔡京王黼故事。身為官使。留居都城。禮視見任執政。耽寵昧利。無大臣體。夫大臣嚴政。而猶留都城者。必為其人時可咨訪。有補國家也。臣考邦彥相道。若於安平之時。則忠益未見。輔陛下於艱難之際。則知謀不聞。留連趑趄。亦復何為。且邦彥素擅朝政。進退在彼。故今廷臣二三。頗望疑將復用。莫敢公言。願陛下逐出邦彥。使士大夫壞植散群。一意首公為朝廷用。則法義昭明於上。而輿衆慰釋於下。其於邦彥恩已厚矣。

也。知而不言。養交持祿。是不忠也。無一可者。逮至倉卒。胡馬渡河。邦彥但謀竄身。不急召兵保城。遂至失備。繼危社稷。昔漢家盛時。水旱薄蝕。皆以天災策免丞相。今邦彥執政六年於此。而大位內禪。萬方外騷。宮闈播越。宗廟震驚。畿甸殘破。生靈屠戮。此豈止水旱之災。薄蝕之變也哉。在昔法義。主辱臣死。尚復何道。陛下仁聖。幸赦不誅。謂宜以禮自圖。進退乃復。遵用蔡京王黼故事。身為官使。留居都城。禮視見任執政。耽寵昧利。無大臣體。夫大臣嚴政。而猶留都城者。必為其人時可咨訪。有補國家也。臣考邦彥相道。若於安平之時。則忠益未見。輔陛下於艱難之際。則知謀不聞。留連趑趄。亦復何為。且邦彥素擅朝政。進退在彼。故今廷臣二三。頗望疑將復用。莫敢公言。願陛下逐出邦彥。使士大夫壞植散群。一意首公為朝廷用。則法義昭明於上。而輿衆慰釋於下。其於邦彥恩已厚矣。

起居郎胡安國繳王安石隨州安置晁說之許景衡落職宮觀詞頭
疏曰。准中書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朝議大夫王安石可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隨州安置。中書舍人晁說之許景衡可落職宮祠。今臣命
詞者。右臣謹按王安中昨自尚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重
矣。借令無才可辦邊事。至如賊勢強弱。虜態情偽。與沿邊兵食之關
饋運艱阻。民戶殘弊。師徒失律。眾所共知者。自合條具實狀。逐項奏
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捨。早為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責專
務蔽蒙。終不端言其事。數奏祥瑞。誣罔諂諛。以固寵祿。養成邊患。一
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
等耳。今臣寮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少為誤國者之戒。雖
責授散官。復處漢東近地。竊恐公論不以為允。矧今太原被圍。師屯
未解。強虜壓境。朔部戒嚴。飛檄郡邑。騷動若不停賞罰之公。臣

服物論。何以攘却夷狄乎。伏望特依臣寮所請。斥諸遠方。以正其蒙
蔽欺君之罪。又按中書舍人晁說之許景衡責降元文。為視大臣升
黜以為去就。懷姦徇私。失事君之義。即未見得說之等以何陳奏。至
今不知各人去就。懷姦徇私之迹。難以命詞。欲乞檢會說之等元初
陳乞事。因降付本省。以憑按據實狀。載諸詞命。為臣子之戒。所有前
件詞頭。臣未敢具草。

安國又繳內侍王仍等錄黃疏曰。伏觀臣寮上言內侍王仍張見道
鄧文誥。輒懷詭計。圖欲離間兩宮。導防動靜。妄意傳播。轉相聳動。將
以遂其姦志。此而不除。後必貽患。而陛下未欲施行。止令覺察。臣愚
竊謂圖欲離間兩宮。則罪不可赦。將以遂其姦志。則惡不可留。伏望
陛下深察眾言。及時裁處。討罪除惡。斷在不疑。將此三人者。依臣寮
所論編置遠方。於以全兩宮慈孝之情。不勝大願。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高宗即位。馬伸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變與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輩諸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瓘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為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材。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善懸於陛下也。

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眾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石之罪。撫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國已絕望。二聖還朝。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脩尉必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關。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以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竄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諛佞。

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寶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樂。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家。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倍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將正典

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三年。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得失。可以救人心。召和氣。弭天變者。呂頤浩奏之。命實封以聞。趙元鎮上奏曰。臣聞雨暘寒暑。過差之節。繫之陰陽。逆順盛衰之理。春秋洪範之所紀。漢諸儒之論。載之詳矣。臣不暇推證。有動聖覽。臣竊謂久雨多寒。陰沴之候。其應則兵禍不解。民心離散。小人道長也。臣嘗求其致之之說。敢獻於陛下。竊惟祖宗之有天下也。歷五季之火之餘。險阻艱難。皆目擊而身蹈之。故其建立。足以垂法萬世。以垂繼聖。至於仁宗四十餘年。號稱極治。子孫守而勿失。復何加焉。厄運所鍾。社稷不幸。乃有王安石者。用事於熙寧之間。以一己之私。排中外之意。巧增繁飾。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殆盡。於是天下始多事。而生民病矣。假開國之

謂造作邊患。興理財之政。因窮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莫小人
 抑君子。塞言路。喜姦諛。扇為刻薄輕薄之俗。日入於亂。賴宣仁垂簾
 深鑒其害。首因改元。昭著至意。所行者仁宗之法。所用者仁宗之人。
 涵養十年。民瘼小愈。夫何治世之日少。亂世之日多。復有蔡京者。崛
 起於崇寧之初。竊堯舜孝悌之說。託紹述熙豐之名。畢力一心。祖述
 安石。以安石之政。敷演枝蔓。浩然無涯。至於不可限極。而後已。兵連
 禍結。四夷交侵。二聖北轅。朝廷南渡。則安石關國之謀。而蔡京祖述
 瀆武之患也。繁文酷吏。上下相繩。鞭撻追呼。農畝失業。則安石理財
 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斂之患也。僥冒躐進。依阿取容。當官有營私之
 心。而臣難無伏節之義。此又安石敗壞人材之科。而蔡京祖述賓興
 賢能之患也。瀆武而兵禍不解。厚斂而民心離散。至於賓興賢能之
 弊。則習為軟熟柔佞之姿。無復禮義廉耻之節。士風彫喪。君子道消。

矣。故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自餘童貫王黼輩。曾何足道
 今貫黼已誅。而安石未貶。猶得配享廟廷。蔡京未族。而子孫飽食安
 坐。臣謂時政闕失。無大於此者。其欲收人心。召和氣。烏可得哉。故於
 陛下播越之中。示此陰冷之戒。天之警悟。不啻諄諄之告。冀陛下知
 其所自痛懲。而亟革之也。伏覩近降赦文。遵用嘉祐勅令。周郵黨臣
 之家。是將以元祐為法。而有意乎仁宗之治矣。嗚呼。無聊憔悴之民。
 茲亦有少安之漸乎。然而德意未敷。天災未弭者。以政令未歸於一
 致。風俗猶裂於多岐。諛詩書陳治亂者。非安石之學。則蔡京之人也。
 遺患流毒。浸淫人間。牢不可破。甚於膠漆。徒使陛下焦心勞思。孜孜
 訪問。雖日下求言之詔。是誠何補。風俗之難移。從古所患。唯陛下明
 於聽覽。果於取捨。其或中外臣寮。因事奏請。有涉於安石蔡京之遺
 意者。皆不利社稷之人。願明正典刑。播告天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皆

知陛下用心所向。庶幾變之有漸。此風一變。然後可以言治。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陳之。

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乞罷黜張公庠。劄子曰。臣訪聞通判福州張公庠在任。貪行不法。自知公議不容。乃扇搖軍情。歸怨監司。帥臣監司帥臣日不自安。而提點刑獄司已具劾奏。即未聞朝廷施行。契勘福州去年兵變。繫殺帥臣柳廷俊。朝廷失於究治。今餘黨尚存。而公庠職為倖貳。不能撫循。乃緣已私。扇惑諸軍。竊慮禍變。近在旦暮。去年已是覆轍。而近日中州軍賊。猶未就擒。不可不戒也。其張公庠欲望聖慈。檢會福建提刑司所奏。速賜罷黜。施行以解一方危急。仍乞下本路。牒鄰州鞠治罪犯。明正典憲。

景衡為尚書右丞。又論王安石自使劄子曰。臣伏觀近降指揮。象州安置王安中。放令逐便。臣僚亦有章疏論列。安中罪狀若令自便。公

論未允。至今未蒙施行。謹按安中昔帥燕山。親見郭藥師之跋扈。常勝軍之糜費。金寇之侵侮。邀索並不曾奏報朝廷。措置守禦。固寵畏禍。左右彌縫。以苟歲月。故議者咸謂緣燕山之役。成中原之禍者。童貫等唱之。而安中實成之也。貫等已正典刑。而安中止竄避裔。已為寬恩。今若引赦例得逐便。則當用武之時。無以懲守邊之吏矣。或者以為曠蕩之恩。罪垢咸滌。而安中前執政。獨不得預霽澤乎。是大不然。故書明載蔡京童貫梁師成誤國之罪。雖其子孫。猶不得預收赦之例。孰謂安中與之同罪。乃遽得自便哉。伏望睿明。檢會臣僚章疏。特出宸鑒。所有放令逐便指揮。更不施行。

景衡又乞罷詹度。赴行在劄子曰。伏觀昨降指揮。前資政殿學士詹度發未赴行在。中外聞之。莫不駭愕。謹按度自為小官。交結近習。賣緣僥倖。馴致顯塗。假應奉享上之名。為竊攘豐已之事。違法種種。士

民類能言之。一昨附會姦魁。首開邊隙。既帥定武。尋易燕山。當新邊
草創之時。殘虐燕人。搜求寶玉。織組練帛。以為苞苴。車馳肩負。絡繹
道路。既而新軍暴橫。糜費不貲。蕃將跋扈。已有異意。而度恬然若不
聞知。帥閫乃朝廷之重寄。而所任如此。安得無禍哉。未幾。金人入寇。
藥師叛命。中原擾攘。生靈塗炭。皆度輩所致也。言之可為流涕。雖元
惡已就誅夷。而度輩祇從竄逐。永禦魑魅。已為寬息。今若入覲。行存
稍加任使。則傳聞四方。孰不憤嘆。恭惟陛下始初清明。賞罰升黜。蓋
欲上全國體。下當民心。以成中興之業。今度何人。獨蒙召還。是開邪
枉之門。而植儉倭之望也。伏望陛下正心誠意。斥遠姦欺。以示好惡
於天下。請目度始。則海內莫不欣然。稱頌聖德矣。所有磨度赴行在
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紹興元年。太宗承常同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
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
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巨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
國步艱難。而小人朋締交背。分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
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光明是非。先辨邪
正。則公道開而姦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
正不分。但觀其言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
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
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元祐巨僚。中遭讒譏。竄逐流
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
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巨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
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
小人所惑。

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寅論朱勝非疏曰。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眼閱
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曾論
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
皆是鄧洵武家壻。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彥之陰黨也。自其為小官時
文學行治皆為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任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謂。時相
主之雖力。猶且提携不行。出為南京副總管。值虜兵入寇。自是而後
勝非之志操能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
略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虜。勝非為副總管。值張邦昌僭位。遣使
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獄。驗其文卷。則經由
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為之羽翼。
遂急檄勝非勤王。且云不可污張巡許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
為大元帥。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

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如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在陛下。
臣不信也。繼而詣事黃潛善。功與政事。戊申之冬。虜騎已破澶。濮。犯
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嚮。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方且宴安於寵祿。略
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
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為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
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
從其間。顯然授唐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
功。不成。則已託調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
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反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
執勝非。顏波。張澂。聲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歐陽脩所稱。斷臂之
婦人。天下傳誦。以為舜誅四凶。不是過也。為勝非討尚以何顏面立
於人間哉。未幾又蒙杖。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嘗為宰

臣義當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遂退。謬為辭避。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討賊。忠義徇國者。願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己。意謂勝非庸詎易制。力加援引。弄污揆席。上天震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佞柔。於事無所決白。而實則姦險。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喋之罪。使陳榘察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於勝非本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嘗行遣偽命。臣審又為黃潛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時綱為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羅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靜。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子諲深懼。遭其密譖。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為

勝非斥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黃唐傳掌璫。閹黃龜年司制命。劉棐為諫官。王詳為左史。汲引親黨。虞溥陳楠輩分據要津。其人皆九下不為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黃龜年章疏。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揚愿為密院計議。王鈇為提舉茶鹽。宋暎為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為方之秦檜。其為龍戰。不亦大乎。蓋勝非外寬內忌。陽為敦厚長者之狀。而耳聞目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為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不敢為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為京城南壁守禦官。恨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虜寇。乃傲然端坐。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為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而勝非所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善。則導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黃潛厚是聚賄亂政。偷盜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彥建節白麻。極意稱獎之人。顏岐是同黨。

潛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澂是觀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
安中是諂事梁師成隨逐童貫收復燕雲為國產禍之人。王孝迪薛
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觀宣和戕毀帝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
棄誰曰不宜。勝非乃以為失職之士。星象所繇著也。盡復職名。意將
引用。天下聞之。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謬妄。力疏寢罷人
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為而勝非敢為者乎。康執權閹茸污賤廢置
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已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眾情不可而
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內外。皆其親厚。陳藹者。不肖人
也。所生母死。給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
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藹為
人大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為宣撫使。即辟為幕屬。允江西綏
政。多藹之謀。及再為相。遂差藹監吉州權貨務。偷盜官錢。歲時賂遺。

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為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詎吏部該
供藹曾任提舉鼎澧刀弩手。藹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
勝非乃改除字為任字。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為靜江通判。值
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府。銖以別乘之尊。不顧廉耻。出城數十
里。執杖聲啞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
莫不耻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為湖北鹽香。以為
未足。又薦之對。又降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
大賊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為言章論列。見
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為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提
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讎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
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為湖南士
豪姓胡人以八十緡買給使恩澤。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

縣隆與郴寇交通。據有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為縣軍。實則入已。以充賄賂之費。大為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母由茶陵而東。韓京詐稱前路有警。邀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衛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為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興。徑趨荆南。朝廷就除荆南鎮撫。不肯受命。移兵至鼎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鼎守付之。昌禹克殘。不能殺。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凡由鼎而東者。人人滿意。為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剝日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靜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侯楊公已就招安。然後付以告命。而密諷李堯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為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羲叔家

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顏術者。嘗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為之轉販米糧。遂為江西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據權知道州。狼藉下法。為提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其忠愛於已。亦為宣撫屬官。千里受降賊賂。遣引為宣司使。厚廣以金帛。結納夏卿。勝非再相。遂除千里為監丞。盧宗訓者。以盧益累薦為堂吏之族也。其人污穢苟賤。不為士人所齒。得淮西提舉為臺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岳飛。使辟為官屬。意藉外兵權。脅制眾口。使不敢言。飛大鄙宗訓之為人。不得已受之。俾權德安府。果以賍盜自敗。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判。照管勝非家屬。遂擢為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治。百姓嗟怨。張穀者。嘗為郴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嘗居郴州。每請俸米。穀必以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者。嘗任道州營道縣尉。賍污不法。曾以奉唐

卿二人皆蒙勝非封送姓名與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漕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錄事參軍沿幹差出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自賓州過郴州懇太守趙不群批書四考闕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承直郎再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為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變亂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百條也自庚戌年虜騎退後朝廷一向謝絕不與交通三四年間虜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啓寵納侮果致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寬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

非為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為如前所奏則又關通內侍薰奉州帥牢籠堂吏德譽群小專以軟熟無忤持祿取容所謂怙終長惡遂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為勦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秘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祿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體統大臣國之令舉固不可廢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為崇施之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為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者矣麒麟驥驥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尻旒豐其芻豆緩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駕駘下善既無絕足仍有詭術竊轡以智為盜之患則凡馬言之而已矣人

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此意。深
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為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
平之心。刑辟既昭。叛賊自憤。事干大政。所係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
聽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臣不任犯顏惶懼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三

去邪

宋高宗時。胡寅繳劉僞復秘閣修撰疏曰。臣竊按劉僞復事蔡攸。以
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協聲律。則為提舉道
錄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為也。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
及修道錄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
帶。則因撰祥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
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譏計秘謀。附會姦惡。而
褫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辜。清可矜宥之人比也。
今已累緣赦恩。盡還官秩。食祠宮之祿。僥倖世矣。乃敢陳狀。訴求復
職。無耻之心。未嘗悔改。若使參華中秘。與論議之列。則名儒碩學。寫
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

錄董臣未敢書行。

寅又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為桃源令疏曰。竊以湖北昨來民聚為盜。止緣守宰貪虐。政煩賦重所致。今平定之初。縣令允宜。再三慎擇。如人以酒色伐身。幾致危殆。藥攻之。得愈。止乍復。允昔日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遠。輔以良劑。養以珍羞。加以嚴戒。庶幾復舊。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許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取祇應弟子為妾。就本縣剽掠大第。窮土未之役。百姓交訴。為潭州帥臣所劾。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復權湘潭縣。纔四七日。比其解去。滿邑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聚賭。賂於上司。借留。而百姓重足一遵。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內。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婢女。為族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監司。尚未結絕也。宜卿往潭州九年。弊習留實縣分。密結胥吏。

搖動見任人。常有奪攘之意。賴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發。其人材大槩如此。而可以救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司。僥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疾視令宰。虐已為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嗜慾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刺舉為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赤子。何其重不幸哉。今宜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鼎鑊。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每有奏辟。必加審詳。如所舉繆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

寅又論吳玠莫儔徐秉哲疏曰。臣謹按吳玠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伯六十年神器。泣涕未往。交割

與叛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非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冀一步紆公議者。謂無滌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况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接迹。人欲放肆。天理湮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玠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實文獻傳雲。用赦量移。既曰。臣謹按傳雲。於建炎三年。為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徑至荆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以撫定孔彥舟為名。入其軍中。相與渡江。過澧州。與澧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以鳴彘舟。曰。以自潤。百姓悉苦。乃從鍾相為寇。彘舟不敢安處。遂破鼎州。遣兵擊敗鍾相。又以押送為名。真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大掠潭衛。虜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內。公私舟船。為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源下岳鄂。為蕪黃路鎮撫使。雲皆與之終始其事。彘舟凶狡。初不識知文法。允奏請文移。欺惑朝聽。俛弄三尺。詭詐百端。皆雲教之。至於刑縣。應副錢糧。不知紀極。雲則公然乞於彘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產。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彘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機會。一掃無餘。雲又教之厚行賂遺。躬自押送。為之緩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彘舟自是北適。投於逆黨。未即授首。推究本末。皆自一雲。人但知彘舟作賊之披猖。而不知雲畫謀之姦秘。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為賊亂之事。而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之

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懼。浸淫滔天。雖陳旅誓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况勇身為朝。即職在省。所為如此。上干國體。按據其罪。接以春秋之法。就死司寇。方為稱當。得從羈置。已是寬惠。若遇赦文。便許內徙。使懷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放流。恐非武遏亂略。脩明軍政之道。一勇雖小。所繫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別降指揮。將勇永不量移。以為後來羽翼亂賊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御史中丞章誼上奏曰。臣令月二十二日。本臺據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狀。繳到進呈劄子一本。連粘在前。臣初見關報給事中陳戩累乞官祠。遂蒙恩除職。與郡。其後頗聞因論執政樞機之臣。於都堂樞府。便衣燕服。接見將帥。坐此補外。今據韓世忠劄子所論。則又可駭。無而言之。則世忠所聞之誤也。陛下當召至便殿。或諭以溫詔。開釋其疑。有而言之。則世忠所謂乞行

祿。治嫁禍之人者。安可但已也。夫敢於陛下之前。造為世忠之語。因以進退從官者。陛下固知其入矣。乞降姓名於外廷。俾付有司密行推究。大正典刑。以絕後來誣譖之路。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今將帥之臣。人敢誣譖。以誤陛下之賞罰。其間如韓世忠能自陳其區區。以昭雪其誣譖者。能有幾人哉。若懷疑不釋。不能自言於君父之前。而與士大夫結為仇怨。或與造言之人。私相報復。則禍亂之萌。有不可勝言者。今世忠能言之。陛下又為別白。其是非之所在。則君臣之情。固已無間。文武兩班。誠如相接。諧謔之言。非特不行。又將陳露矣。豈非社稷之福哉。伏望睿明。下臣此章。與世忠所陳密與大臣措置施行。不勝大幸。誼又論賊吏罪狀。疏曰。臣伏讀近降手詔。以縣令之官。於民為最。近且數比年以來。其選太輕。貪汙殘暴。靡所不有。自京朝至于邊人。各

令內外侍從官薦舉。其闕次令三省選擇。詔旨再下。訓辭深厚。中丞傳聞。士庶感悅。有以見陛下懇惻愛民之意。德至渥也。臣愚以謂選用循良。而不法貪汙殘虐之吏。則廉平之士。不勸非所以昭天啓廣惠澤也。臣請劇論賊吏一負仰冀陛下顯行誅斥。以為天下縣令貪虐之戒。臣聞衢州江山縣令某。冒功得官。頑傲無恥。以番得奉。嘗以殘酷為政。漁獵一邑之財。封殖無饜之欲。此蓋盜跖之居官者也。嘗任獄司。呂彊以濕紙掩百姓柴四之口。而殺之於獄中。聽保正某人偏詞。而致百姓徐詢縊死於縣廨。容弓手祝超乞取錢物。而檢取毛衛之室女。怒崇及崇直儒之欺詐。而毀沒其屋業。一歲盜用官田錢九千三百餘貫。每月增添坊場錢二百五十餘千。取人戶米藏於私家者七百餘石。率皆不上赤曆。侵盜入已。其日用之酒。則取足於贖。其日用之柴薪。則取足於武勇。鄭七。其日用之飲食。則取於

諸鄉書手。其所任之吏王棠薛陟徐禮祝惠之徒。納京銷白金十有六枚。以資其行李之費。此其貪虐之暴著者也。其他與姦為市。詭秘未露者。不可勝數。比若臺臣彈奏之章屢入。朝廷取勘指揮亟下。然而衢州知州是其長吏也。為所劫持。而不敢按發。婺州處州承勘官司也。許其請求。而不肯追逮。提刑轉運提舉司是其部使者也。既不能按舉繩治。又聽受權貴之囑託。而留滯取勘指揮者累月。有此三者。以玩弄朝廷之法令。沮格陛下之詔旨。宜其某之罪。不可得而正也。某之罪不正。則州郡監司得以市私息矣。至於無告之民。愁歎窮苦。而咨怨每歸於陛下。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知姦賊貪虐之吏。為不可容也。臣乞體訪得其罪狀二十事。皆賊私自盜枉法入已。律所不貸者也。雖更赦令。自合推治。臣乞檢會去年本臺十月奏疏。併賜行下。乞將某先次停罷。然後追攝取勘。究其罪犯。所有前項三處官司

沮格詔令遷延月日之罪亦乞特賜懲戒庶幾人臣墮植散群孤立
一意以祗肅朝廷之紀綱奉承陛下之德澤。

詎又上疏曰臣竊見比者宰執大臣建明政事初不審詳利害輕信
小人浮偽之說如措置討論文臣濫賞二十六事衆議紛紛不以爲
便陛下沈幾先物灼見可否睿斷英發亟行住罷天地之施博矣臣
今日以來乃聞宰相某堅執前議以寢罷爲非遂抗章辭位臣不知
某自言於陛下之前者何辭也若自以識暗才小不足以明事之是
非知人之情偽以誤陛下之號令而引愆自訟待罪私室則猶之可
也若以言不行而求去則某之罪大矣某措置濫賞之議近則公卿
士大夫微則武夫賤隸皆以爲不可行也身爲宰相以不可行之言
進說人主而人主悟其非是不加譴呵止令寢罷自宜將順德美奉
承周旋今乃家居自若不復治事孔子謂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其某之謂乎臣願睿明察臣此章以觀其進退之義則某之可
罷可相斷可知矣

詎又上疏曰臣今月二十四日曾論宰相某不能將順陛下德美猶
復堅執討論濫賞之議爲可施行悻悻然以言不用而求去略無省
愆念咎之懷而有要君無上之罪當行罷黜至今經日未蒙施行臣
謹按某近者議三大政皆信妄庸之邪說以誤朝廷之號令自非陛
下聰明照臨即行寢罷則取笑四方貽患萬姓召禍賈怨有不可勝
言者臣得而詳言之比者某欲於淮南等路置宣諭使副而糧餉之
餽兵革之衛一切紛擾若行其議則京畿京西湖北淮南數路之人
歸怨朝廷矣陛下知其不可斷然寢罷然後殺路之人安某又欲盡
取官田不問有人承佃無人承佃率行出賣而方量根括建官置吏
一切紛擾若行其議則耕夫織婦敦本樂業之人無不歸怨朝廷矣

陛下知其不可。斷然寢罷。然後四民之心悅。某於此二事。既以顛沛
迷誤。可以已矣。又復信用堂吏滑浩。俞宗造之言。而建為討論文臣
武臣濫賞之議。書成奏御。同列執政。有不及知者。若行其議。則中外
文武忠臣義士賢愚。功罪混為一區。無不歸怨朝廷矣。陛下知其不
可。斷然寢罷。而其執迷遂非。不肯奉詔。移疾家居。偃然自若。此豈人
臣事君之義哉。今陛下既已更此三事之非。出於睿斷。天下之人。感
悅欣戴矣。若某猶在相位。則天下之人。疑於前議之復行。而遠邇之
人。無以自安。伏望聖明。亟罷某。以清衆論。

詔又上疏曰。臣近者曾論奏總護使與橋道頓遞使。不應收受朝廷
給賜銀絹。比見關報李回已遂回納。而某自謂收受一半。此何理也。
夫二使支賜之物。或辭或受。於朝廷未有甚加損。然二使衆人之領
袖也。二使辭免。則自餘執事之人。可以息僥倖之心。亦可以裁損其

賜予之物。此於邦財。頗有省節。誠非小補。豈意某規一時之小利。忘
事君之大節。不恤國家之禍難。但計私室之有無。自同群隸。獨願邦
貺。觀今日立朝之風操。則可以推其平日之行已矣。搢紳士大夫聞
其如此。莫不竊笑。嗟歎憐其無戒得之心。昧取舍之理。誠不足表勵
風俗。又安可以居獻納之地哉。伏望聖明。早賜罷黜。以清班列。

誼又詳浦城縣丞不法疏曰。臣訪聞建州浦城縣丞。某在任貪縱不
法。與姦為市。結託監司。僥冒功賞。陵蔑同官。殘害百姓。仰負聖朝。字
民之意。臣今得其罪狀甚衆。略舉其罔上虐民之大者言之。去年浦
城縣百姓張德等。因醉與隣里爭競。放火烧茅屋數間。尋即悔悟。自
經而死。某適出點寨遣人斬其首級。冒稱捕獲。是時本路監司保奏
乞令某改官再任。朝廷倚信使者之言。不復驗實。遂可其請。某自是
益橫。陵其官長。任意括刻。每人戶三十家。差催稅甲一百一名。每戶十

日一次赴縣。驅磨出寬限錢一貫文。足浦城萬戶。催稅甲頭三百有奇。月為錢千緡矣。某悉掩取之。有甲頭姓陳人貧不能辦。懼遭殘辱。抗繩自絕。某受納苗米一石。輒取樣米二斗。公然變賣市物入己。又復虛增防縣保甲人數。侵盜官錢。停販衙前官鹽。增價出售。迫脅豪戶。黃中甫乞取金銀。一邑士民。殘擾殆徧。方福建盜賊並興。人未安業。而邑丞貪縱不恤。又復如此。即有弄兵赤子相因而起。其貽患朝廷。豈細事哉。伏望聖斷。速賜罷黜。付之有司。推鞠實狀。重寘典憲。以勵其餘。

誼又乞推鞠天台知縣申本州守臣受賂事。疏曰。臣竊見近者天台知縣某申尚書省及御史臺。稱本縣百姓求珍殺人。以金釵三十隻。銀一百兩行賂於台州知州某之妻。遂得不死。其事暴著。聞者駭聽。謂求珍百姓也。敢通貨財。以結郡太守之妻。某郡守也。敢因請求以

擅朝廷生殺之柄。然事之有無。尚未可知。而某為屬縣宰。遽許其事。以直聞於省臺。三者皆罪干典憲。事係風教。不可以不嚴實。朝廷雖下本路提刑司體究。然守令同在一州。人情互有觀望。歲月遷延。獄將不直。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將干證人並付大理寺。或投朝廷差就台州置司。明白推鞠。以靖衆論。以儆在位。不勝幸甚。

左正言鄧肅上疏曰。臣於今月初六日上殿論耿南仲與其子延禧主和之過。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乞陛下明正典刑。陛下以謂耿南仲真誤國者。今越八日。未蒙行遣。臣切惑之。謹再為陛下敷奏。不知其為再三之瀆也。臣嘗面奉孝慈淵聖皇帝面諭。曰。耿南仲嘗薦汝矣。臣明日亦以門生之禮謁南仲於府第。今此待罪諫者。亦何忍獨論南仲父子之過耶。然君父之德。天下之公也。惡門之德。一己之私也。臣亦安得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公乎。重念四五月間。畏

日流金。雖庸夫販婦亦以行色為難。而使兩朝君父登小車涉險途。作止飲食悉付他人之手。親王貴族且數百人。一旦蕩然皆在沙漠。數千里之外。使道路聞之皆為泣血。此何自而然哉。主和誤國。墮虜計中。正在取南仲父子耳。且臣之君父為南仲所誤如此。義不戴天。豈容默默。陛下若念南仲父子嘗在艱難之中。久從行在。未忍賜罪。則臣之言為失矣。臣待罪諫省。敷奏有失。臣之罪也。夫何面目尚稱諫臣。雖微臣進退不足以為朝廷重輕。然在臣之為。則不可以不立也。臣視此命輕於螻蟻。臣守此節重於丘。惟陛下察之。

肅又奏曰。臣竊觀前日臣僚上言有論偽楚之臣。止論王時雍徐秉哲等。未嘗輒論呂好問。且王時雍等偽執政也。呂好問亦偽執政也。論時雍而捨好問。豈非以好問今為右丞乎。右丞之職。天子命之也。雖賢與否不得以盡。知然偽楚之朝。始為用立僕。俄為門下侍郎。此

好問之迹亦昭昭矣。論事之臣亦安得漏網以罔天子之聽乎。謹按好問本非姦雄。但怯懦耳。從王時雍遊。致有叛臣之迹。皆怯懦所致也。今雖居宰職。亦不能為朝廷患。然國家艱難。急於求賢。豈容有怯懦無立之士。則迹於二府乎。好問在朝。則偽楚姦臣。必不盡責。蓋有以蔽之也。臣又聞中書舍人李會至今嘗語人曰。張邦昌有行周之志。非謀逆者。其推戴偽楚之心猶昔也。謹按李會嘗拜偽楚之庭。甘為禁從。今日復廁朝班。有愧同列。遂為巧語以蔽邦昌。嗚呼。天子之衣而坐天子之殿。降赦令以朝百官。擁殿班以稱陛下。邦昌反狀。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其臣李會不知何辭尚敢為之。逆說乎。且以邦昌為是。則陛下責之為非。是邦昌而非陛下。信乎禁之。大可使吠堯也。臣所論叛臣。乞陛下定罪。章疏再上。未蒙陛下正典刑。臣切考叛臣在朝。今居二府者。呂好問也。今作從官者。李會也。臣愚欲乞

先正此二人之罪。以去其大者。然後乞檢會臣所校者。叛臣八種。定罪二格。一網而盡。俾無遺漏。庶幾可以少釋二聖之怒。以慰天下之望也。惟陛下斷而行之。毋惑群聽。取進止。

肅又奏曰。臣聞有同腹心之臣。然後可與同患難。有可與同患難之臣。雖患難之來。無足慮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之德。可追湯禹。一旦奇禍起於不測。正為無同腹心之臣耳。聖駕既出。無一人以家屋為念者。邀上皇則宮臣奉之。邀太子則詹事奉之。皇后諸王。惟其所欲。是舉朝之臣。爭用私心。捐上皇本支。以保其私家耳。嗚呼痛哉。古未聞也。及偽楚一喜。則爭拜其庭。略無難色。有願為事務官者。以講偽帝之禮。有願為奉使者。以結天下之心。有閑為宮觀而下為庶官者。皆彈冠而起。爭為禁從。甚者至有居宰執。持樞柄。傳呼道路。洋洋得志。其下下無能者。及竭姦諛之心。有名犯邦昌。即請於朝以改之。舉

國委然。知有偽楚而已。儻言聖朝。往往竊笑。嗚呼淵聖皇帝。其無腹心之臣如此。烏能保天下哉。不在圍城之中者。不能盡知。往往為姦人游說。似是而非。以惑其聽。凡在城內者。又各食偽祿。以污其身。故無肯為陛下盡言者。遂致陛下雖念二聖之未迴。而惡叛臣之賣國。稍正典刑。以立朝綱。終未足以慰天下之望。而快二聖之怒也。淵聖臨行。以批諭徐秉哲託市少物。以為路費。遂為御諱。如與平交。其意豈在物耶。正為行計已迫。欲速相救援耳。豈意舉朝叛臣。他賜有存。坐視君父。如棄路人。陛下若不正其罪。無乃辜二聖乎。臣竊惟去年治王甫蔡京等罪。不肯果決。費臺諫一年之力。遂致邊事有失。防閑臣愚。欲乞先立罪格。然後按籍定刑。使凡有司者。皆不得以容私焉。則一按而定。可以絕後患矣。諸侍從官而偽為執政者。諸庶官及官觀而起為侍從者。與撰勸進文獻赦書求事務官。與因張邦昌改名

者是皆已不復知有宋德矣。臣請定為叛臣之上。諸執事侍從臺諫
曾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及願為奉使與庶官升。差遣者。是
皆臣服偽楚矣。臣請定為叛臣之次。叛臣之上。乞實於嶺外。叛臣之
次。乞遠小處編管。仍乞帶叛臣名目。若夫卿監以下。庶官也。朝廷初
不以國士待之。亦安得以國士責之。若未嘗升擢。及如前所論二等
之罪。惟戴偽楚。供職不廢。以苟祿食而已。臣乞赦之。然亦乞籍定姓
名。從此不復用為臺諫侍從矣。蓋惡其無立也。若用此法。則一綱而
盡。不惟可以上報二聖之德。亦所以破天下姦雄之膽也。使舉朝之
臣。無姦雄。則人人可與同腹心矣。予有臣三千而一心。此武王之
所以勝紂也。况以天下之大。而誅醜虜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肅又奏曰。臣竊聞人臣之事君者。有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君之
治天下。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卓絕古今。

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謂之無毫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切
見陛下臨御以來。首取前日姦臣講和誤國者。如李邦彥。白時中。吳
敏等。投之遠方。以禦魍魎。天下壯士聞之。鼓舞以為中興必矣。然自
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者。取南仲與其子延禧是也。閨門之內。同惡相
濟。沮渡河萬全之戰。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黃河。自
謂和議可必無患。凡戰守之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者。孝慈淵聖皇帝
亦以東宮耆舊之故。信如老龜。敷奏之語。蓋未嘗不從也。及虜人借
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誤國。狀已敗露。淵聖亦不得以私之。遂遣南
仲出使。使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子延禧之故。遂得從陛下左
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為南仲父子所諫。以為和議已
成。不可輒壞。是則南仲父子主和誤國。豈不過於李邦彥等乎。此陛
下親見而熟講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為兩府以

官觀居閑。延禧尚為兩制。以名邦自奉。雖南仲自擇。不過如此。陛下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審。何容南仲等惡如此。其怨豈非以南仲父子於艱難之際。從陛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群臣子也。舉天下之臣。皆陛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疎之間乎。淵聖不忍。輒棄南仲。故有今日之悔。陛下之於南仲。又何有焉。若復容之。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下也。且南仲腐儒。延禧孤陋。進退出處。本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為陛下惜耳。伏望明正典刑。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以示天下之公。

御史中丞張守上奏曰。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內則閹寺弄權。相為蔽欺。以亂主聽。卒至禍敗。宗社幾危。陛下纂承親見。既覆之車。深懲不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寮。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降聖旨。為刺負高貴。叫稱呂

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仕員等事。令御史至體究。本臺按驗。並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降下吉人姓名。追呼照對。本聖旨高貴。疎放告事人。更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願特降睿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考核。該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誣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為黑。將何憚而不為。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於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按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

侍御史孫覲奏曰。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

關。怒睹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歛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益量彼已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間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百全之上計也。忽得李綱劫空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群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小圖批發兵禍。以惟慳之臣。行穿箭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劫之計。藉令出於房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滿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隍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大學諸生陳東等。聚眾伏闕。鼓倡群小。妄謂宰相連年強胡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初。俄頃間。嘯聚數萬。過登聞鼓。聲動地。手擲瓦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是亂氛蕩大。壞書傳。無天有。此之甚

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天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退。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眾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眾建師儒。營宮室。豐饌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流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眾興譏。厚誣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令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郡殺其守尉。以眾暴寡。必自茲始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貫備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謹譴。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太學。有言頃者

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與刑。當具申學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廖剛乞禁妖教疏曰。臣伏覩刑部關報。臣察上言乞修立喫菜事魔條禁。務從輕典。奉聖旨令刑部看詳。申尚書省。臣謹按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非樂於殺人。為其邪說。詭道足以欺惑愚衆。使之惟己之從。則相率為亂之階也。今之喫菜事魔。傳習妖教。正此之謂。臣訪聞兩浙江東西。此風方熾。倡自一夫。其徒至於千百為群。陰結死黨。犯罪則人出千錢或五百行賂。死則人執業一枝燒焚。不用棺槨衣衾。無復喪葬祭祀之事。一切務滅人道。則其視君臣上下。復何有哉。此而不痛懲之。養成其亂。

至於用兵討除。則殺人將不可勝數矣。宣和間。江浙數州已見此事。厥鑒未遠也。臣聞傳習事魔為首之人。蓋有所利而為之。誑惑愚民。怵以禍福。而取其財物。謂之教化。此最不可恕者。推究為首之人。峻法治之。自當哀息。若不分首從。縱欲以不應為坐之。恐非所以戢姦弭亂也。臣謂貧窮而為盜賊。情或可恕。事魔非迫於不得已也。故為邪僻敗壞風教之事。其措心積慮已不順矣。是故易誘為亂也。如被誘之人。尚或可以開略。彼為首者。雖未有不順之迹。安可輕恕。欲望睿旨。并送刑部看詳施行。

吏部侍郎李光論孫觀劄子曰。臣伏覩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坐祖宗舊制。應賊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蓋謂軍興之際。不免時有糾率。若更容縱。賊吏並緣為姦。則民力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下之日。孰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

察官循習既久。恬不為怪。遂使朝廷莫意。委為空文。臣竊痛憤。伏自艱難以來。朝廷一切姑務。涵貸。凶貪之徒。割剝生靈。無所忌憚。况朝廷行法。當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覲在任。贓汙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為己害。不敢按發。覲之為人。朝廷所知名。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極。至辱詈君父。甚於仇讎。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於覲。恩德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初。以軍期為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肆萬伍千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曆。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為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干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有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提獲酷賣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覲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辭送所司。至帖下本縣。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覓過新城縣百餘戶。

邦臣等錢一千五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將犒賞庫金銀錢物。與都吏專知官等分受。比至得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等移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送饋。謂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家。無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送大理寺。或差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證分明。捕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等。迫於威勢者。贓非入已。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風。咸知畏戢。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吏部員外郎陳公輔上疏曰。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中書舍人虞允文上言曰。臣伏惟神宗皇帝作新官制。一清樞密。都承旨之班。更用士人視儀從列。而副都承旨之選。與之俱重。侍殿廬親承選旨。武臣之除職。皆地禁。未有踰於此者。所以激厲其徒。使之趣名節。立事功。為百世勸也。讓烈之傳。至陛下而丕顯。丕承之。故近歲廖虞弼以非才而用。未幾罷黜之旨。從天而下。當時人心咸大和說。其後多慮其選。不以輕授。陛下傳祖宗心法之妙。顯顯如此。書也。

國史。足為無窮之光。今元居實者。外廷之議。以為本出給使之流。未嘗歷親民。近邊差遣。而所出入交結。皆內侍之雄。欺隱御前。金帛之訟。見歷臺省未決。一旦無尺寸功效。亟登清班。使將士解體。非今日細事。又朝廷施行之初。不經門下書讀。致議者闐然。益以為疑。兩日以來。物論籍籍。不肯置。若臣輒擬詞以進。實負陛下使令之意。罪不容誅矣。所有詞頭。臣不敢書行。

翰林學士汪藻奏曰。臣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運司舉留。今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遵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若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遵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効。及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

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瑑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息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瑑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瑑自陳歷任有勞。至据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運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瑑者耶。况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遷。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瑑復啓僥倖之門。以為不罷士瑑。恐人之效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耻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進赴任。斥去士瑑。為後來邠夫之戒。所有趙士瑑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願臣未敢撰進。

戶部侍郎李彌遜上奏曰。伏覩近降指揮。差新除起居郎莫將充送伴使。臣契勘比者。金人遣使畫地講和。旬月之間。禮儀未定。由外惶駭。人情不安。賴陛下聖度剛明。曲從群議。斷以不疑。致使金人屈服。致書而去。國人欣悅。萬口一詞。天下幸甚。將輕儆不端。素無所守。揣摩迎合。僥倖一時。意為身謀。不恤社稷之計。而使將與賓客言。深恐將遂非文過。姦諛不悛。觀望反覆。陰搖虜情。上負陛下聖孝愛親之念。况將越次而遷。已拂公議。遽委使節。俯示曲全。為將計則善矣。非國家之福也。伏望陛下更加聖慮。罷持送伴使。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臣職在論思。苟有所見。不敢緘默。冒瀆聖聰。不任恐懼。戰越屏營之至。

時金遣使。要以難行之禮。秦檜為相。力贊屈己之說。外議群起。計雖定而未敢行。旬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

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門。力為自治自彊之策。

金遣使議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吏部尚書張燾率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罪不容誅。

時邊報五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拾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

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幸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喚王昉王守道皆罷之。檜罷。仍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繼年又奏曰。比論秦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尚全大臣之禮。奈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

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况捨之數與私顯者者為多乎。章元三上。遂褫檜職。

孝宗淳熙六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壘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笑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寧行

毀。公肆擄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出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二者者。陰執其柄。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也。孝宗時。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奏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撥擾飢民事狀曰。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略奏聞。令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縮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縮五千五百餘匹。錢二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

真惟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遮欄。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緡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在縣催督去年殘欠。下力丁徭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群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頗年災傷。民方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為職。而乃舞智徇私。動乖仁恕。在法夏稅省。至八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則

庫已足。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虞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况方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誤蒙任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竊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須至奏聞者。

熹又按唐仲友狀曰。臣猥以疎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若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存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污淫虐。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

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賊。應死亦甚。皇恐此數日。不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譁張。又遣客將傳語通判趙善俊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觀其氣象。若非有人陰為主張。植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唯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慄乎如虎兇之將復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支黨。共為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况仲友為人陰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為。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為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懼發明州災傷。

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等自此遍走諸州。計度揀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復出為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住本州。恭俟奏報。竊慮遠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共為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官次。願以本路飢民。貼於溝壑。未敢自劾。謹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俟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干犯天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時趙汝愚乞按提刑吳宗旦運判張伯垓疏曰。臣聞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未有其身不修而能齊其家。其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也。謹按知嘉州張伯垓到任以來。為政苛急。督責財賦。人多致死。

縱容子弟親隨。干預政事。交通貨賂。出入倡館。配聲四同。為緣提點刑獄吳宗旦與之結姻。遂相褻狎。每用妓樂燕飲。常至達旦。馴致兩家子弟。人有所私。衆皆指名。不敢塵瀆。今歲上元。諸郡皆不敢燕集。唯聞嘉州與提刑司張燈。以多相勝。連夕遊宴。肆為歡樂。場務官司俱被科擾。其後宗旦不遵親嫌。謬以伯垓為臧最。遂誤朝廷除授。就陞本路運判。呼索從物。並要如法。近聞兩屬官管押衙兵。方到客次。伯垓親隨數人。遂執衙兵。司係縛。盡打取索錢物。至數百千兩。屬官見之。遂慙而退。運司遠接舟船。人從自有條例。更於嘉州諸縣。須索船錢。寺院科取夫脚。各有定數。不知復作何用。初政如此。人將何堪。今一路官吏百姓。聞之。先聲無不震恐。臣謬將使指。理難坐視。伏望聖慈。將吳宗旦張伯垓。特賜罷黜。使監司郡守咸知修身齊家之道。以惠遠民。幸甚。

汝愚又按汀守趙汝劾奏曰。臣契勘本路汀州。其地嶮僻。其俗暴悍。素號難治。稍失調御。輒敢數百為群。依山阻險。抗拒官司。為守臣者宜得寬猛相濟。善撫柔其民者。留意惠養。庶幾上下相安。幸於無事。今訪聞得守臣趙汝劾自到任以來。貪淫暴縱。日事游宴。不恤其民。催督諸縣積年欠負。急於星火。去秋雜蒙朝廷罷免軍器物料本州。不敢催理。却以舊欠為名。抑令諸縣認納。如未罷免之數。諸縣既無軍器科名。往往復苛取暴斂。以塞其意。至有知縣不堪其苦。欲自縊而死者。本州兩獄禁繫欠負之人。飢餓而死者。前後蓋以百數。却將所收錢物。恣為妄費。今歲上元。買琉璃燈。至數千盞。所費萬餘緡。所受官奴。號茶素嬪。及隨行私僕。皆交通關節。貨賂公行。一郡之政。惟素嬪之言是聽。委任進納人司理。張瑛及瀘流縣丞曾註。使權職官。皆私權納賂。妄作威福。凡暴虐刻薄之政。二人者實助之然也。本州

久關推官。又司理已過滿半年以上。代者恐違年。遣人呼索。近吏汝勤
輒追其人。叱而去之。其私於二人如此。臣等恐其更有不公不法事
件。除已差官前去體究外。今一郡之人。如在湯火之中。朝夕不能自
保。竊恐別致主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將汝劫張瑛。曾註先賜罷斥。
一方幸甚。

汝愚又繳韓彥質除知臨安府奏曰。臣竊惟臨安雖號為駐蹕之地。
其實事體所關。蓋與神州無異。允為守臣者。謂宜精選公忠端亮。深
知治體者為之。所補蓋非他郡比也。而近歲以來。頗乖選用。所如
吳淵輩。例皆括兌貨財。交結權倖。以自封殖。至於一郡政刑紀綱。法
度無不大壞。所欠行戶錢物。家家以千萬計。吳淵方有官觀之命。臣
聞間里之間。無不歡呼鼓舞。人人舉手加額。以為陛下聖明。至有逐
行逐戶率餉錢物。市酒相慶者。此其情蓋可見也。數日以來。未曾除

代。上自士大夫。下至闔境百姓。皆謂朝廷不輕謀帥。必得公忠端亮
深知治體之人。庶幾稍革前日之弊。而命下之日。卒用彥質。臣恐都
人愈失望矣。臣與彥質猶未相識。臣亦不能深知其才行。但以一事
觀之。臣故知其不可。始緣今夏都城遺火。吳淵自知無所逃罪。遂嫁
棺於民居。建為拆屋之說。是時一城大擾。百姓怨嗟。然猶有可諉者。
謂可暫勞而未逸也。今聞彥質效尤。復劾自都門之外。至鎮江府。以
路民居屋宇。並要除拆數尺。於是數郡之民。又大驚擾。怨嗟盈道。所
不忍聞。而彥質又不能周密。頗漏其意。至於道路相傳。皆謂翠華不
日臨幸。人言籍籍。遂不可掩。誠恐鄰國聞之。所繫顧不重哉。加之彥
質此行。實與此使俱往。萬一此使所至。或有得於觀聽之間。亦豈能
無疑也。臣以是知彥質以謀國則甚疎。以臨民則甚擾。以事上則不
忠。其意不過欲託為夸士可喜之說。以迎合陛下之意。而竊取美官

爾其實非能為國家深計也。陛下英明天縱，如揭日月，彥質情狀豈不洞見。今乃付以京尹之任，寵以秘殿之名，望其能體國愛民。臣知其不能矣。臣愚伏望聖慈，收還新命，精選良吏，更定規模，庶幾漸復祖宗之制。亦使要功生事為國斂怨之人，自今稍知懲創。天下幸甚。汝愚又按永福知縣高稟羅源縣尉龔史良奏曰：臣等竊惟國家之治，專以仁厚寬恕為本。張官置吏，凡以為民，其間有奉職失當，致百姓有無辜而死者，臣等職在按察，不敢隱默。臣等伏見本州去歲豐熟，今歲米價不至甚貴。永福縣在市白米，每斗不過二百三十文，足自不須賑糶官米。知縣事宣教郎高稟擅作常平米出糶，其減價太低。又措置無術，六月二十日有男子婦人小兒約五千餘人擁併入縣，互相蹂踐，至林全等死者七人，傷者一人。又羅源縣先有行者光潤，自帶銀貨入城，中途為盜所殺。本縣尉迪功郎龔史良疑是隣

景跡人項德為盜，遂併捕其子受僧就本廳逐日訊勘，經涉二十餘日，終無賊證。又不依條申解本縣，致項德被苦身死。本州除已追合千人送獄，根勘依條施行。及將高稟先改對移懷安縣丞外，其高稟龔史良雖是緣公致罪，情在可矜。然事干人命，不容而已。伏望聖慈特賜黜責，以謝無辜之民。

吏部郎官范成大奏曰：臣伏觀中書省錄黃指揮宋既召赴行在，臣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欲見一臣寮，尚所不可。天監之下，將無所逃。用捨廢置，皆未可知。固無必不可見之理。但臣採之公議，有不得而默者。契勘宋既當秦檜柄國之時，號為親昵用事。為世指目，章尤顯者。士大夫醜其姓名于今有年矣。臣取會前後章疏，悉汚之狀。固不一端。為奉使則與販北貨，攝京府則強畧倡優。任版曹則買諸軍之銀，領贖軍則受辟官之賂。司建康留鑰，則專為權門起造園

宅如此之類。未易繁舉。亦未暇論也。究其始初罷逐之由。正緣司計不職。以致左帑闕乏。支遣不行。至用臨安公使庫。及激賞贍軍等庫錢物。那移。又勘虛勞令軍人自往漕司支請。若漕司無錢。致生事。臣寮論其身為計。臣經畫如此。是時檜猶無恙。而既已斥矣。則其才術已試大繆。明白如此。今聞忽有召命。竊恐或謂其有富貴才術。陛下者。只攷元罷戶部。曰由則是非虛。實灼然可見。臣聞人才難得。弗忍終弃。聖人之用心也。使君子之。而偶呈憲網。固當拔擢。而進之。使小人而有才。亦可覆其玷。缺駕馭以驅使之。今以既為君子。而偶呈憲網。則平生姦污之聲。徧于海隅矣。以為小人而有才者。取則當兵。農未開之前。朝廷積富之後。從容版曹。而使帑藏空乏。至以虛勞撥遣軍人。亦可駭矣。竊恐一旦進用。不惟無益於國。其餘黨類。急伏。借者。皆將動心。經絡。僥倖。復進。從疑議四起。又費彈壓。臣

恭惟陛下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正欲安靖國人。統一風俗而已。將來既或有所除授。必致衆論紛紛。以發其不靖之機。臣蒙被陛下擢真西掖。正典書命。比之諸臣。尤不當緘默。伏惟聖慈。儲神委照。攬臣此章。特留聖念。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成大又上劄子曰。臣聞聖人在上。所以虛已以來天下之言者。蓋欲廣見聞。資啓沃。以輔聰明之所未及也。至於朝變夕改。乘時射利之徒。候伺上意。耳剽口傳。為迎合之說。取谷一時。以釣爵位者。將安用之哉。國家之於此。虜可謂血讎矣。是讎也。天地神明。杜稷蒼生。其誰不知。陛下受太上之託。荷列聖之休。不忘比向。以雪宗廟。大聽可謂有志矣。是志也。天地神明。杜稷蒼生。亦真誰不知。乃宸謨聖鑒。甫欲有所設施。而一時射利之徒。如前所云者。即便尋鬻指意。爭獻迎合之說。繕舊史以談計謨。檢方志以述地理。詢北客以撰事機。走權門

以伺報應。如是而已。聖朝以其說之僥僥。不吝賞激。至有布衣補官而去者甚衆。一人得志。轉相倡和。競以近逢為進身事業。傳播既廣。四方翕然。洩陛下之神機。漏朝廷之密指。豈非國家之利也。伏望聖慈。與腹心輔臣。思大計之甚重。審先務之當行。日夜淬厲。自圖實効。凡迎合之虛言。取悅一時之聽。無益於國。而徒利其身者。不必更諉而進之。以開偉門。而玩大謀。天下幸甚。

